第一部 汉奸、鬼子抓捕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京 1945

六朝古都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历经政治风云，饱受战火摧残。太平天国的兴亡、中华民国的建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覆灭……都给这座古城历史留下难以抹去的一页

从 1945 年至 1947 年，在这座古城又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审判，使中国的八年抗日战争在取得胜利后，完成了它的肃奸任务。

还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刚刚熄灭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为了国家复兴前往重庆，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举行世人注目的重庆谈判，双方签订了和平建国协定。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有意对蒋介石说：“汉奸、鬼子都跑到你的地盘上去了，你打算怎么办？”

蒋介石微微一愣，随即手一挥：“抓起来公审！”

毛泽东的手一按，道：“全国人民都在看你蒋委员长喽！”

两位中国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领导人，确定了审判汉奸的大政方针。

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汉奸叛逆们的末日到了。

随后，中国和世界注意到：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的军警纷纷出动，扑向各个汉奸的住所，开始了大规模的缉捕汉奸运动。

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一个个红极一时的汉奸头目成了阶下囚。

那个中国头号汉奸汪精卫已经死了，然而，他休想安宁，

随着南京梅花山上一声巨响，五百斤炸药炸开了五吨重的钢块墓壳，汪精卫的尸体被拖了出来……

人民是不会饶恕汉奸卖国贼的。

令人深思的是，在南京审判中，汉奸叛逆并非个个低头认罪。陈公博在法庭上抛出“万言书”，声称为了“救国”才当汉奸；周佛海手中捏有蒋介石一封信，声言如判死刑就将其公布；陈璧君伶牙利齿，驳得审判官张口结舌……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博斗，一场权力与法律的较量，一场公开与秘密的交易。南京大审判，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南京大审判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卖国贼活动。它给中国、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 ……

第一章　汉奸政权垮台之谜

一　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南京汪伪政权顷刻土崩瓦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短命的政权末日是如何打发的？是谁最后宣布解散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 12 时整，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日本国上空响起，这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在宣读《终战昭书》。

天皇的声音标志着日本彻底地宣布投降了！

这个声音旋即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至此宣告最终胜利。

在中国，无论解放区还是大后方，人们在尽情欢呼艰苦抗战最终所得到的胜利。

日本天皇宣读投降昭书的声音，一字一句地送入每一个在

华日本军人的耳朵里，听到这个神圣的却又悲哀的声音，许多日本人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有人当场取出刀子，朝自己的腹部扎去……

仅在南京地区，就有 20 余名军官自杀。

那些平日耀武扬威的日本兵，一个个垂头丧气，目光呆滞，脚步沉重，像是面对世界的末日。

如此突然，如此震颤，如此不可抗拒。

在华的上百万日军，不得不放弃顽抗和困斗。

在中国南京，作为日寇傀儡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也随着主子的投降而迅速垮台。

8 月 14 日那天，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就悄悄通知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陈公博：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了，你们的事自己赶快处理吧！言下之意是赶快逃命吧！

陈公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伪政府二把手周佛海，催他赶快来南京商量后事。

周佛海此时尚在上海，大难临头之时他跑到上海并非避难，而是另有高就。原来，他已和重庆国民党方面沟通了联系，摇身一变成了京沪行动总司令，正在开展“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接到陈公博的电话，周佛海一点也不焦急和不安，直到把上海的接收事宜基本安排妥当，才于 8 月 15 日回到南京。

8 月 16 日下午 5 时，在伪政府主席官邸，伪政府部长以上的要员全部聚集在一起，开了伪政府最后一次政治会议。

会议由周佛海主持。他望着台下一张张沮丧黯淡面孔，有气无力地说道：“现在开会！先请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陈公博先生讲话！”

陈公博走到主席台前，扫视一眼，说道：“从今天起，诸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要再称我陈主席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以后就叫我陈先生吧！”顿了一下，他提高嗓门，“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既然如此，我们政府理应解散！现在，我宣布三项决议：

一、解散国民政府；

二、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临时政务委员会，我任委员长，周先生任副委员长；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说到这里，陈公博的目光又朝众人扫了一遍，只见所有的人脸上几乎都无表情，树倒猢狲散，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陈公博又说道：“下面，请周先生宣读政府解散宣言！”

周佛海起身朝台下一鞠躬，充满悲伤地开始宣读《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一个傀儡政府行将垮台时，用了许多生动的文字凑成“祭文”，也是难得一睹的！

周佛海念道：

“……吾人目睹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侵占，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惴惴不安。故迫于时会，以一种特殊方式救亡图存，以不得已之手段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兹于五年前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

“今则日本政府已投降，世界已恢复和平，而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却无异致。今日国家应复统一，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自即日起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

他念完后，众人又是一片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人指出“宣言”里几个字要修正，接着，就举手通过了。

陈公博随即朝台下喊：“中央广播电台来人了没有？”

“来了！”有人在后排座位上应答。

“会议消息和《宣言》请向全国广播，每隔一小时要广

一次!'陈公博吩咐道。

“是!'那人坐了下去。

陈公博转脸又对周华海说：“是不是让诸位分组讨论一下会议精神？”

周佛海脸上露出嘲笑，说道：“还讨论什么，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了！”说完，一拂袖子，扬长而去。

陈公博被抢白一顿，脸变得青白，望着周佛海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一眼，转身朝众人道：

“散会!”

突然，会场内有人发出一声悲痛地叫喊：陈先生，就这么散伙啦?!”

众人循声音一看，原来是军政部长萧步萱，只见他双拳紧握不停地晃着，脸上已是老泪纵横。

萧叔萱的哭声立刻引起众汉奸的共鸣，不时，会场内出现一片痛哭声。声音有高有低，姿式奇形怪状，仿佛在合奏一曲哀乐，直至有人发现陈公博早已不知去向了，发现会场工作人员排列成行等待着收拾会场，哭声才逐渐稀落。

当最后一位泪人走出会场时，伪政府办公楼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至此，中国现代史上这个短命的伪政权曲终人散，彻底完蛋。

入夜，南京城内仍是一片欢庆的海洋，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胜利的喜悦。

就在这天夜里，新被重庆方面任命的国民党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带领数百人冲上南京街头，在中山东路中央储备银行

门前挂起“国民政府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宣布接管汪伪政权。

欢乐的南京市民瞪大眼睛看着这个招牌，周镐迅速通过喇叭向市民作宣传，号召人们起来抓拿汉奸。

这一号召得到了群众的响应。周镐随即率领队伍接管了汪伪《中央日报》，占领了汪伪财政部、宪兵队、中央电台，封锁了南京的车站、港口和交通要道。

然后在全市开始搜捕汉奸。

最先抓捕的是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周镐带人冲到周的房屋前,勒令周学昌出来。周学昌却问“你们有逮捕令吗？”

回答他的是一梭子子弹，随后十多名士兵破门而入，将躺在地上装死的周学昌带走了。

接着周镐带人来到伪军政部抓捕军政部部长萧叔萱，萧因拒捕而被打伤。周镐一鼓作气还抓捕了伪司法部长吴颂皋、伪宣传部长赵尊岳等人。

周镐采取的这一行动，使南京城内的大小汉奸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周镐抓了一些汉奸要员后，决定前去抓汉奸头子陈公博。

保卫陈公博的是伪中央军校学员，人数虽然不多，但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不肯就范，与周镐的部队打了起来，一时间，西康路上弹雨横飞，枪声大作。

打了几十分钟，陈公博担心寡不敌众，就打电话给冈村宁次求援，冈村马上答应，派遣小笠原清参谋带一队人马前往支援。

周镐一见日本人来了，非常恼火，对副手江敏之说道：“日本已经投降了，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干涉我们的事？”

江敏之说“我去与他们谈判！”

小笠原清见到江敏之后态度生硬，说：“日本军向盟军投降前，作为当地治安的负责者，仍将对越轨分子进行坚决的讨伐！”

江敏之显得恼火，说：“那我们就调动中国部队消灭你们！”

小笠原清冷冷地说：“听从尊便。”

面对着荷枪实弹的日军，周镐显得难以抗击，为了免遭损失，他不得不下令撤退。在抓捕汉奸上面暴露了周镐事先准备仓促的弱点。

周镐发难，陈公博受到极大刺激，认定是周佛海指使的，随即调动了中央军校学生前去包围周佛海的住宅，扬言要干掉周佛海。

周佛海的卫队一见情况不妙，匆忙架起机枪 准备还击。

南京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的状态。

周佛海本想一手接管南京，见陈公博兵刃相见，南京城内遍布厮杀，心中有点发怵了，他担心南京的秩序过于混乱，会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责问，于是一面急电军统局头子戴笠，报告情况，一面打电话给陈公博，连声说：“误会，误会，完全是误会！”

陈公博气愤难平，说：“周佛海，你我彼此相处 20 多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派周镐抓人，抓到我头上了？”

周佛海只好说：“是周镐胡作非为，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主使的！”

陈公博说：“周镐由你处理吧！你不处理，我是不会见你面的！”说完挂上了电话。

周佛海被弄得窝火，却又无可奈何，等待着戴笠的指示。

周镐在南京迅速抓捕汉奸卖国贼，大快人心。可是莫名其妙的是，周镐很快被国民党先遣军逮捕了，抓捕汉奸的事由军

统头子戴笠亲自掌管。

再说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戴笠得知南京城内出现的情况，非常恼火，对周镐的“独断专横”大为震怒，怀疑周镐别有用心。

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周镐的厄运降临了，经过周佛海、任援道等人策划，由小笠原清通知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议治安问题，周镐一入日军营地，即被拘留。随即周镐的“南京指挥部”被解散，被捕的汉奸们被日军全部释放。周镐费尽心机发动的“南京之变”只经历了短短两天，便告结束。

紧接着，周镐被押送到上海，关押在军统局上海监狱里，尔后又被送回南京拘押，完全丧失了自由，听候发落。

“周镐之乱”使南京汪伪政权垮台时的混乱局面更加混乱。周镐到底是什么人呢？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毕业。1935 年成为军统局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后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受到戴笠的重视。 1942 年，军统南京站站长缺任，戴笠考虑到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汪伪的政治中心，日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环境十分险恶，因此，站长必须是一位既忠实可靠、又大胆心细、干炼敏锐的人担任。经过反复筛选后选中了周镐。

周镐奉命后，化装成商人，由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进入了南京。

到了 1943 年底，周镐已将军统南京站筹建完毕，建立了 8 个潜伏组。另外，周镐将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发展加入军统，以便利用他从内部监视周佛海。此后，周镐在汪精卫眼皮底下大搞特务活动，收买了汪政府中的一些要员。

周镐在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南京的抓捕汉奸

行动，究竟是受重庆国民党军统指使？还是受周佛海唆使？还是他个人的政治动机？至今在历史学家和历史小说家的笔下评介各异；“南京之乱”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

周镐的本人就是一个谜。

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受戴笠青睐的军统特务南京站少将站长，后来会申请加入共产党？

又有谁能想到，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与副书记谭震林亲自批准周镐为中共党员，任命他为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

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军统南京站站长后来去策反国民党将军孙良诚，四次遭出卖被捕入狱，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他杀害？

周镐人生道路和转折，还是在他制造“南京之乱”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后发生的。

1946 年 6 月，周镐由军统局上海监狱押回南京，关在其家中软禁。他的家在二条巷焦园 5 号。他每日只能在房中走动，若外出，必须事先向军统局报告，经批准才能行动。

就在他百无聊赖时，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

此人名叫徐楚光，是 1927 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沦陷区内做地下秘密工作，利用了帮会关系，通过南京“红帮”头子朱亚雄，打进汪伪集团，当上了汪伪军委会情报司上校秘书。1944 年还挂上了个上校参赞武官的名。这期间，他在共产党内的组织关系由八路军转到新四军，受中共华中局领导。

徐楚光这次登门访问，除了叙旧外，还给周镐带来了一些进步书籍，同周作了深入交谈。徐楚光向周镐分析了国共双方的情况，介绍了高树勋等人起义的情况，希望周镐能认清国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党政权的本质，弃暗投明。

徐楚光的一席话，说得人情入理，使周镐十分折服，他明白徐楚光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于是鼓足勇气，向徐楚光表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徐楚光高兴地表示，一定将周镐的入党要求，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像周镐这样具有国民党少将身份的高级特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一般是不敢贸然接受的。这件事很快上报到中共华中分局。分局书记邓子恢一向重视敌军工作。说瓦解敌军是件一本万利的事情，他和谭震林研究后，于 1946 年 10 月批准周镐加入中国共产党，专门派人将写在黄缎子上的委任状（委任周镐为京、沪、杭特派员）送交给周镐。

周镐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自己过去当军统特务的过失，他努力工作，成功的策动了国民党军第 107 军军长孙良诚战场投诚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当周镐继续策动国民党兵团司令刘汝明起义时，却被刘汝明所骗，抓住后送交到南京。

蒋介石接到抓获周镐的报告后，喜形于色。他对周镐的“叛变”一直十分恼火，在报告上亲批了四字：立即处决。

1949 年春节后的一天，古城南京朔风怒号，满目凄凉，保密局对周镐未予审讯，即派司法处处长李希成率刽子手直奔宁海路看守所。特务们将周镐押到狱内刑场，李希成对准周镐脑袋开了一枪，周镐猝然倒下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周镐的身份一直没有对社会澄清，在许多汉奸的回忆录中，一直把周镐说成军统或周佛海的人。

1965 年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专门下文：

追认周治平（周镐）为革命烈士，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

对于周镐在 1946 年 6 月以后发生的事情，陈公博不会再知道了。1945 年 8 月 18 日，陈公博得知周镐已抓，稍稍松了口气，匆匆地赶回自己家中。

刚刚坐下来，屋外又响起枪声，片刻，几个持枪的青年走进屋来。陈公博认识他们，都是自动前来保卫他的中央军校的学生。

“怎么回事？”陈公博问。

“有人枪劫，被我们打跑了！”

陈公博无声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叹出一口气，一会儿，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突然地他双手捂住脸哭出声来！

泪水从他的手指缝中不断流出……

几个青年学生被“主席”的举动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个站在那不敢动弹。

陈公博的老婆李丽庄闻声走过来，示意青年学员退出。

屋中只剩下陈公博夫妇二人了。陈公博的哭声弱小了，但仍在呜咽。过了一会儿，他手指哆嗦地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擦去脸上残余的泪水。

李丽庄一直无声地扶着丈夫，她知道陈公博此刻的心情，政权的垮台，朋友的出卖，社会的混乱，未来的命运……百感交集，百味俱全。哭吧，让陈公博哭个够，几年了，陈公博一直想哭，她李丽庄也想哭，却总是欲哭无泪，甚至哭也不敢哭。

那天晚上，两人就这样默坐了很长时间。

数日后，陈公博夫妇及其心腹要人悄悄地离开了南京。

而在重庆的《新民报》则在第一版以醒目的标题打出新闻：

“陈逆公博畏罪自杀!下落不明!”

……

二　汪精卫撒手西去，汉奸伪政权已是日薄西山，其内部斗争如何？谁在维持这摇摇欲坠的政权？

汪伪政权的覆灭，是以汪精卫之死为其先兆的。

1943 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同伙德、意法西斯一样，从战略优势的顶峰跌落下来，战场形势是节节败退。作为傀儡政权，汪精卫集团也走上朝不保夕的穷途末路。

也就在这时，特别刺激汪精卫神经的是他左右膀之一的周佛海，背着他与重庆蒋介石方面勾勾搭搭，不仅探送情报，而且还开始出卖“朋友”。就连汪精卫的知己陈公博，也向重庆方面暗送秋波。汪精卫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他叹息道：

“同伴是这样的稀少，四周的风浪是这样的险恶，……每当感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未尝不羡慕曾仲鸣同志！”

曾仲鸣是汪精卫的知己，当年在越南河内充当了“汪精卫”而被刺杀。

心情悲哀，旧伤复发，1943 年 8 月，汪精卫的枪伤复

发，南京的日军陆军医院为他施行手术，取出了八年前他遭刺时一直留在背脊里的子弹。不料，病势不但未见减轻，反而加重了。

日军医生认为除非再度开刀，否则生存无望。而要开刀，当时南京与上海的设备均无能为力，只有去日本。

在这种时刻，陈公博不希望汪精卫去日本做手术，如果汪死于日本，实在是没有面子。

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则是坚决要去日本，主张尽一切可能来挽救汪精卫。

汪精卫本人可能知道自己此去日本难以活着回来，就在赴日的前一天，将陈公博召到病床前作了一番长谈。

那天晚上汪精卫与陈公博谈了什么，世人皆不得知，但从日后陈公博死心塌地为汪伪政权卖命，至死仍忠于汪精卫及陈璧君的表现看，汪精卫临死前是与陈公博交了心的。

汪精卫去了日本，果然没有活着回来。 1944 年 11 月 12 日他的尸体由日本空运回中国。

那天，陈公博率领伪政权的百官，忙得焦头烂额，他不但通知了外国使节，还下令南京的机关团体和老百姓也去机场“迎接”。

飞机降落的地点，是南京明故宫的日军飞机场。

下午 5 点，离运送汪精卫尸体的飞机降落还有半小时，突然，空袭警报鸣响，声音尖利刺耳，此时飞机场上已经聚集了汪政权的所有头面人物，就连发高烧的周佛海也是躺在汽车里赶来迎接。突然而至的空袭警报让这些喽罗们慌张了，逃离，是对汪精卫不忠；不逃，则自身性命难保。机场上陷入一片骚动。

此刻，还是陈公博出来维持局面，他朝那些脚下忙乱的众

人大声叫喊：

“都别走,别慌,敌机还没有来呢!”

他说的‘敌机”,不知是指盟军的呢,还是指日军的。

日本人此时还算沉得住气，也许是轰炸见得多了，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日本驻华大使，还有日军在南京的将级军官，一个个坐着没有动弹。

飞机场上的秩序稍稍安稳了，但每个人都知道，此时美军的飞机若飞临南京上空，即便飞机场上的人能够逃生，但载着汪精卫尸体的飞机是一定要被击落的。

或许美国人想放过死去的汪精卫，美机进了长江口就没再深入。大约 5 时 30 分，运送汪精卫尸体的日军飞机出现在南京上空，几分钟后在明故宫机场降落。

机门打开,最先出现的是‘汪夫人”陈璧君，这位第一汉奸夫人，穿一身素装，并不白晰的脸平日里就是阴沉沉的，此时更是灰暗。

陈公博率同褚民谊、林柏生、徐苏中等人走上飞机，护着汪精卫的尸体下机，然后装入汽车内。

长长的车队出了机场后，走光华门，经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保泰街，一直抵达“国民政府”。汪精卫的尸体安放在政府大礼堂里。

第二天，伪国民政府乱成一团，又是成立“哀典委员会”，又是下半旗、戴黑纱,还要‘辍乐”,“停宴会”。治丧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诸民谊任副委员长。

尽管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但主持大事的还是陈璧君。她整日都在灵堂里进进出出，稍不如意就暴跳如雷，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让她满意的。就连汪精卫尸体的摆放向东还是向南，都得她来拍板。

对“陪灵”的人员，陈璧君点名指定，在伪党内，必须是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在伪政府内，必须是部长以上级别的。并且要轮流值夜。

那些“委员”“部长”级的人物何时吃过这份苦？常常是值班时不久就在汪精卫的尸体旁打起瞌睡，甚至响起与这肃穆的灵堂不协调的鼾声，每当这时，陈璧君会突然冒出来，大声斥责，火到极点时就跺着脚大骂一顿。这种时候谁还敢与她顶撞？

11月14日，伪国民政府发布消息，要对汪精卫举行“国葬”。18日，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梅花山安葬汪精卫，该地位于中山陵园旁边，有梅柏、桃林、樱花、红叶，景物美丽，地方幽静。

11月23日，汪精卫下葬。凌晨5时许，街面上已人影憧憧。汪伪政权中所有的高级官员都赶到了灵堂参加葬典仪式。

6点30分，由陈公博主祭，“参谋总长”杨揆一宣读祭文。

7时正，汪精卫的灵柩启动，为首的是一个骑黑马的军官，他高擎着大旗在前方引导，随他身后跟着两名骑兵，分执着“党旗”。再后又是骑黑马的两名军官任护旗手。在这后面的是军乐队，军乐队后面的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骑兵大队，有趣的是他们人人都是倒背着枪。

再后是花圈队，“国民政府”的军乐队，跟随其后的是“主席旗”，由一名军官执旗，左右各有五名护旗兵。

当这一大串形形色色的队伍过去后，出现了送灵主队，由陈公博率领的伪政权中重要人员，全体步行。陈璧君及其子女穿着丧服，列于灵车前后。灵车上盖着汪伪政权的旗帜，用八匹白马牵引，车前是遗像，左右为“党国”旗帜。

灵车的后面为中央军校学生及卫士大队。再后面则是“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